壯悔堂文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三

同里　賈開宗靜子　選
徐作肅恭士
徐鄰唐爾黃　閱
宋　犖牧仲

序

梅宣城詩序

余昔歲偃居鄉里客有自宛來者曰而知梅子朗三乎登高能賦感遇爲詩騷雅之材跨漢軼梁鄒枚吾丘之亞也及余涉江濟棲金陵採覽人物披尋故舊爲余言梅子者以十數皆當世

賢豪長者一日方子密之過旅邸夏雲忽來陰雨相接解衣燕坐爰出紈扇以示余扇有書畫無款表書法創動勢若驚鳥之斜飛畫格蕭疎體侶落霞之孤逝詩則過虎丘弔貞娘墓所作情思幽涼風期秀勁振絕步於區中結遐韻於塵外三復詠誦頰爾天宇若霽重霾自遣余徘徊歎絕海內才子賴有斯君密之顧視而笑此即宣城梅子朗三也方寄僧房授諸生去此可數里子其識之余乃櫂秦淮之小艇訪天界之

古刹鳥語重吟右蹲藤臥遥望乎一童當戸旋聆乎逸嘯出林寒其帷室邇人遐穆如清風朗梅子朗三在焉嗟乎余與朗三聲氣有素矣今乃得握手豈不重稱愉快哉相與道平生討趣向大而人品學術之分別細及文章詩賦之指歸循厥源流均爲同撰益信曩者客談之不謬而大江南之多君子也嗣是則春草欲碧秋水始波攜手莫愁之湖振衣雞鳴之巔山翳曉煙露溥明漢靡不與朗三偕每暇必授詩使余讀

之詩備諸體觸諷晉事則居于憔悴之容哀激爲骨傾舒懷愫斯杜老頓挫之致沉鬱有神追論逴昔而傷音徽之不見想人琴之如今擬西州半夜之咏窮其俯仰以寫流連則發明月之輝光娶妖女之窈窕齊美酒十千之篇極爲跌宕長短歌律胥臻精妙而余斷之以一辭則云採六代之華獨存規矩標三唐之製此是隆初而已夫當世之爲詩者衆矣或侈衣冠之威儀則千幅同裁或叩響籟於寂寞則新聲競奏寧

非所謂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揮發故煩雜而無當哉竊意我　皇明大雅將興作者虛左傾朗三而及昔射策入格潤色鴻寶天下當共以此事屬之居無何朗三被放踉蹌西去余亦彤帝闕而愁予淹貂裘之空敝歌彈鋏賦歸來駕我廼憤游茲川路使朗三在旁登山望海而作遠別離之曲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悽惻欲絕）又不知其何從已後將年餘所而朗三念故羣之索居假素羽乎修途貽余詩曰昔季別君秦（敘述處與會入神）

淮樓冷香搖落桂華秋冷香者余樓金陵所與狹斜遊者也其二章曰今季思君梁王圃百草已綠蝴蝶翻余瞻覽物序憂自中來蓋聚散之移我情也如此乃記余與朗三定交本末以報朗三謂予詩成其以此序之吾黨之同志者見余與子之離合聚散飄忽不得志於昔必且嗟歔彷徨淫佚而不能已已也嗟乎君有此才其生孝武之世哉

又宕一句文情生動

無盡

應起處遙

全以氣韻行文淋漓振宕不覺其排　恭士

八陣圖序

余友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爲宰相當一年平志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爲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余則有取焉而爲之序

（大綱領）

日嗚乎今天下隱憂蓋在於文臣之望淺而武臣之志驕不知其所終矣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此非無故之言）

夫爲相不必讀書身先險阻策合羣力能不忌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爲將

不必善騎射粗知古今遇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之明不難於拜壇下而難其所拜者韓信闔廬之信不難於斬寵姬而難於識孫武而任之天下而有韓信孫武宜使之專制千里豈當更有開府位其上中貫觀軍容掣其肘也天下而無韓信孫武又何取於諸將而羣委之以旌節倚之若長城也哉今天下宣薊握重兵豫楚多元帥而鳴鏑在郊燧火目逮未央然則收其所爲旌節撤其所寄長

確不可易

城即外患不靖內亂不滅而國家省金錢之費人民免首功之慘亦未始非勿藥而愈病也余所以終願今　天子之右文而左武也雖然今之以文臣任武事者朝則樞府藩則撫軍吾皆得而見之矣大約多歷年所而得之又或以盤錯之地發利者善避更授鈍者此其胸中豈異伍卒而乃使諸大將肩蟒圍玉相與拜跪之固宜爲其所輕而日有憤噪之變也雖日推轂鑄印於以稱曰文飾則得矣撥亂則未也嗚乎兼

公好龍而龍至燕王市馬而馬來我國家地廣人衆而倜儻非常之畧寂焉無聞將果無人言之耶抑無人用之耶豈天未悔禍而人未厭亂耶又豈人之建功立業各有其時而急者不可以緩緩者不可以急耶何賈生之且老而尚託於其言也

文臣望淺武臣志驕明遂以此亡國朝宗經濟往往具此觀者不可徒以文求之　恭士

曼翁詩序

曼翁詩以大晉齋名者別于晉齋也晉齋者何曼翁之弟維庸子自署也維庸子曰余嘗過大晉齋云大晉齋不爲陳設中惟藏太史遺翰旁置酒器主人必醉後發策（寫來生動）一覽即已少不酣醉則廢書然而所讀書醒者不解即醒而日事謳詠者愈益不解背共酒徒二三人長嘯而已性好詩又懶爲詩或一日而爲數篇取給興會不工應接少而十五歲能詩至今十餘年而脫

稿存者止數十篇繼乃謁帝都瞻王氣弔金臺歌易水傷行旅乎在途念脩間兮也馭馳驅十數日而賦詩二百餘篇今又年餘止倡和二十餘篇耳蓋詩以言志古人感遇而申懷厥有以也夫曼翁以偉博敏麗之才嶔崎歷落之胷而憤憤是伍揮嗣宗窮途之淚彈中散廣陵之操苟可以發茲深響振我逸情雖逸世斯吐之矣若夫貌情物外應掬寰中茂弘未聞于著作安石不傳其詞致將無頻簡同歸顯晦一是耶故

作者必有懷而序者良有感也今日者搶攘兵火奔走旅廢以憤憤所言必將曰戒酒却梅杏焚詩謝是非然而當世之達官貴人與夫腐儒豎子不飲酒不賦詩者何限吾亦行見其同腐於草木矣雖庸子序言未畢聞聲有躍然者起而視之曼翁醉已

此與梅序皆朔宗十五年舊作余從其焚棄之餘特為撿出以誌文體之變亦以其氣韻生動不為風華所掩也要之梅序自勝　恭士

孟仲練詩序

歐陽修曰天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死於山林之間卒不得而見者天下無事無繇知之也然則豈有有事而不及見者歟必世之無其人也抑有之而世莫必求耶或此人猶將終老於世而世猶將終見之耶或此人亦將終退而老且死於山林竟不必其見耶嗚乎是皆未可知也（何等力量）然慎勿謂無其人也余蓋得於大梁孟觀孟君前十年來墅苑其昔吾郡方完盛

其文人能爲辭賦吳伯裔伯胤徐作霖張渭侯方鎮之徒皆在而余與賈開宗者尤晨夕與諸于賦詩一夕孟君後至吳伯裔未之識也孟君論詩雄邁驚其座人伯裔前與之言亦輒絀乃大驚問是爲大梁人孟觀者耶賈開宗曰是固然吾知孟君久矣諸君試取其詩觀之豪宕感激頓挫沉渾殆學杜甫者孟君爲人倜儻好經濟大畧嘗困于酒兩目不闔如醱然論議英發則瞬瞬然張其光射人昔郡並牓之前三日乃

寫孟君如生

賦詩别其交人自驅其驢而北渡河曹人劉澤清者知之會燕京陷賊　國家驅之代立而江南亦更立故王澤清乃廷薦孟君以爲職方郎命以出使盖所謂弘光元年也旹左懋第仗節不迈廷臣當繼遣者皆惶恐哭泣不肯出金陵門獨孟君慷慨行未越境聞遂以下澤清方守淮安泛海去孟君以詩貽之亦不肯從也已而澤清竟歸朝久之坐法死矣孟君則徒步歸其鄉益得爲詩顧當世無知其詩者輒復過雪苑

無限感慨是有意借第

一等人來生色

點染數語字字俊逸全在意外

人讀之欲泣

遊而吳徐張侯之五子皆沒獨余與賈開宗在（南皮西州豈必遜此）
孟君凡四來雪苑每來則必有零落湮槩之感
其四來也則開宗亦病而徐作肅者崛出與之
論詩徐作肅曰孟君之詩豪宕感激頓挫沉渾
殆眞能學杜甫者歸宗之言是也於是侯方域
論曰作肅其知詩乎夫孟君生平數遭興廢皆
身與之固宜其痛切以憤怨悱以怒而其為詩
顧能遣于道不以自累望之也厚而測之也深
是豈猶夫世俗之苟作者耶余即以詩觀孟君（一句收轉）

亦所謂奇偉非常之士也天下方急得人即摯

一不得侶孟君者而亦進之可不謂之求之耶

而孟君則若將終無求于世者其必退而守老

且死于山林無疑也然則世之終不得而見之

而遂謂之無其人者固其所也嗚乎世果無其

人耶孟君之詩固在備不得歐陽修者見之也

大段是歐然全歐之神兼韓之氣以驅遣處

勁而肆也　恭士

贈宋子昭序

今夫以孺子之年而循循然而莊莊然逆計其後可以至於大成者其有之乎曰有之視其父然則孺子之年且循循然且莊莊然逆計其後可以至於大成者果有之乎曰有之視其師若父宋子昭者相國之子而賈子闢宗之弟子也余於宋氏世有肺腑親而受知於相國最早凡相國生平行事皆能耳而目之其德業之在天下者姑無論論其一端先是相國屬疾國之人

或以醫來或以卜或爲之禱於國之社稷余曰
見大
何患相國清慎而恕清則有餘福慎則能養其
性命恕則無陰禍是殆以耄耋之齡昌其後人
者也相國何患已而疾愈又旬日子昭入於塵
吾聞相國之教子昭曰吾無厚田宅以貽汝今
天下又不重門第如王謝崔李韓呂之屬能以
其世顯汝惟力學則可不然無以異於市夫傭
兒也吾有執友賈子者汝其師之賈子則又朝
清都侶昇蔡廿九日上字郡書
夕進子昭而教之曰能三復相國之言乎相國

燕厚田宅以貽汝今天下又不重門第如王謝崔李韓呂之屬能以其世顯惟力於學則可不然無以異於市夫傭兒也子昭皆書諸紳不敢忘嗚乎子昭豈可量哉蓋吾之所爲視其父與夫視其師若爻者諒矣夫或曰世固有賢父之子良師之弟子而未必如子昭者是子昭偶然也余曰不然獨不見子昭之兄牧仲者乎牧仲年未二十博學能文章詩歌筆翰動天下望而知之温其如玉是以相國爲父而賈子爲師若

一掉一關領有法

烈者也。吾一見於牧仲。又見於子昭。然則子昭非偶然也。詩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子昭有焉

看其通篇提掇處。真有生龍活虎之狀　靜子

通篇止子昭皆書諸紳不敢忘七字是主。餘皆客　恭士

王瑞信文序

逞余輩起雲苑中爲文江左謬推之所謂吳侯徐劉者是也會遭兵革三君子者皆早折余獨歷流徙間關以歸則見里人所爲文大異於昔皆競爲新異絕不知世有所謂大家之文若震川荆峯者余雖强與之言輒口應心以爲怪余因自歎其力衰而孤終不得致雲苑之文如曩者三君子之昔已又竊念曩者之文乃吾雲苑三百年文物相承氣運委積鬱勃而昌明適與

之會而非余輩之所能爲也意者今天下休息
方始興起猶未力教化猶未至歟或亦必有能
爲鬱勃昌明之文而懼其不合於世乃隱伏而
未出或出矣而當世果無有能賞拔之者遂鮮
所知名余雖欲求之而不可得見也有王子瑞
信者能讀古人書得其大意其爲文皆從規矩
簡練出之變態百出卒軌於正今歲之秋客有
自其城携王子之文而隱其名以示余者余讀
未竟决其非余里人客問何從知之余曰今去

之分豈特淄澠之辨耶中文不尚古人客所擕文不類今人不難知也客曰良然是由黍丘黍丘故有崔令君彭司法皆能以如此文取高科此王子之所信而持以應世者也余曰不然黍丘之文更有魏子斂祇令君司法未有以易也魏子今窮且老使王子但信令君司法之遇必不能信魏子之不遇能信魏子之不遇又豈屑屑焉以其文章之得失問人者耶余視其光熖益猶逼吾雪苑三君子而進於震川萊峯之間

者也嗚乎文章之盛衰氣運由之兵革以來其衰也久矣即有能爲之者必不合於古合於古必不遇於昔既合乎古又遇乎昔物極必變由變而盛以應鼎革豈非觀於人文以化成之日乎（想係不盡）用能輔翼乎氣運鬱勃而昌明者王子責哉天下且然余私幸不見怪於里人矣

極周匝極自然神法兩到　恭士

爲司徒公送王博士序

昌黎韓愈曰孰能養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而吾君吾相果鰓鰓然而自爲之其數不過數人而止夫其不事鰓鰓之勞而天下之材乃咸蔚然儆應待用不可勝窮者凡爲天下得師故也故能爲吾君吾相振作輔翼以成天下之材師道爲大而吾君吾相博咨而愼擇之以寄天下之人材者師之官爲尤重然則苟

非其人以道自處進禮退義不失其正者殆不足與此也鄭廓王先生掌敎吾郡居一季郡士化之吾君吾相嘉先生之績遷其秩先生喟然曰吾之朝夕一官者誠以今天下鼎革方始學校未興欲廣布國家菁莪之澤豈爲五斗米折腰哉遽解組歸是日也諸弟子數百人徒步奔走挽先生車靷祖帳逕澤門外先生顧謂諸弟子曰天下危者易安亂者易復惟人材廢壞不可一日收拾其爲危且亂者深足憂吾自爲諸

自按昌黎語至此凡五轉具見波瀾

一段提結

生背嘗竊見而慨於中久矣每願得一身教之今吾弟子皆濟濟從此相期勉自豎立吾之所以報吾君相者庶其少舒乎於是諸弟子再拜謝教先生盡酒一巵登車而去清谿老人聞之（與口道自遠一設塵）曰旨哉先生吾師乎吾師乎君子未有不自審其材而能成就天下之材者人之材具或大或小難以遂見惟風采隱然伸已而行不固惑於利祿所謂養望於澹泊者其所到未可量也先生雖去而天下之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良不

少矣然則如先生者又豈必朝夕一官而後可以代吾君吾相教養天下之人材耶

不必問其切當自是本論文若一筆寫成照映井然瀟灑悅人 恭士

文情澹宕古樸論師道絫有關係 爾黃

樓山堂遺集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昔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殺頑之月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乎使其言而可毀則採薇之歌莜臺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

日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周先少保公之賜鑑皆不可磨獨守此一集以報亡友卽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乎彼成周盛世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知陳子者辭辭蔽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郭登[illegible]由之文或有以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當明　神宗昔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

謂入據由之人

[illegible]一句妙

發見也逆其後天狠墉鼠禍機將發其大臣將
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
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
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于
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
一陵入樓山之文
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昔方汩沒於六
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
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
不知之而終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

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即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即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又應起處一段）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死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而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應論文一段即合併論人作收）嗚呼可以知樓山矣

讀一過心摧色動直是流連稱佳亦不能名其所以佳也　恭士

章法極斷續離合之妙　庸子

戴黃門詩序

司徒公嘗謂小子曰（如何等起法）昔者自烏程相而我明之亂兆自武陵相而我明之亡決矣然烏程猶有言之者洎至武陵爲積威所刼拾補殘空無人健有一詞臣列大義而早見其不可用力爭于廷者獨黃門也小子志之然黃門先生雖言之而天子不能用亦明遂展轉至以亡先生乃歸臥陽羨築蘭菴而居之（從此而言）自此不復與世人相（綴入詩）見亦不言曾昔昔胸中有所不能忘者則一寓

之於詩壬辰小子來陽羨司徒公又進而命之又同賦一句曰吾向所謂黃門先生在陶庵汝必三造叩之至則先生引見授以詩使讀而命爲序嗚乎小子不隨侍司徒公於詩門幾以所著書達北闕正所謂世人也先生顧不以世人命之小子幸矣乃再拜而序之曰先生詩名陶庵者以彭澤自況也先生累終焉不出豈愧彭澤而時有難易則先生尤甚焉其爲詩詞皆崛強而森嚴澎湃而奇肆不屑屑步趨彭澤若謂之擬陶也

知此詩者也昔杜少陵生李唐肅代之間關闕
氣祲曾無虚日而避蜀逃秦能以忠義自持一
飯一吟不忘君父故其詩多憂悄之思韡鬱之
氣亘古爾今卓然不朽其黄門先生之謂乎夫
人未有胸中忸怩而發之於言磊落而光明者
此陶庵集之所以傳也小子歸而述之司徒公
試拄杖而登南岡之小三峯立於清磬之巔南
望蓬蓬然若有白雲起其下者殆陶庵之吟處
耶

起結縹緲行文淨而腴備極烹鍊　恭士

任王谷詩序

侯子過陽羨望見山水之勝歎曰美哉泱泱乎此中有人則惟陳子其年足以當之矣已而私念曰少保公蔭其後且十世又濟以處士之隱德豈關山水陽羨郎無山水而陳氏之有其年可知也彼銅官兩湖之聳峙而環流者豈能終鬱鬱不一吐其奇哉余必更訪之而任子王谷果特出任子神采謖謖骨堅而氣雄横視一世其足以當山水之勝無疑不得志爲詩則又原

本雅音如贈侯子詠古雜詩諸篇音調體裁一不失古人尺寸。示余論詩一章乃知任子攷訂源流窮遠析微非泛作者也竊謂銅官兩湖既以其千年之鬱鬱而生任子任子又日以其胸中之奇歌且嘯焉於銅官兩湖之側吞吐摩盪樂已極矣然則又必如何而後謂之得志哉任子曰願聞詩之變。侯子曰余不知詩知歌日者竊澄江主人有召毘陵之伶而侑余酒者全部踏歌宮商迭奏其一揚袂而前喉所欲吐若或

抑焉其一聲若穿雲按拍吹竹循節而和之不及王人曰美哉穿雲者乎余曰彼格格於喉者病瘠也（論精微）瘠者聲在若穿雲者浮也其發也不由於丹田按之無着聲久亡矣夫詩亦有然懼其摽以浮也任子試操琴而歌於銅官兩湖之側儻亦有高山流水（收與盡）出而聽焉者乎

神韻悠然韓歐最擅塲之作　恭上

陳其年詩序

陳其年有著述材尤工詩往余居梁園去義興千餘里其年再以書來屬余爲論序余報之曰風雅之道於今絕矣得子誠未易此非可卒卒筆墨盡也行當渡江爲吾子言之後三年而余至其年之詩已成數百篇與則高華風致特勝余歎絕謂其年子知明詩之所以盛與所以衰乎當其盛也北地信陽爲之宗而瑯琊歷下之輩相與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

則公安景陵無所逃罪吳越諸君即數十年來更變迭出而猶存乎蓬艾之間余家中原稍稍解此者蓋中原風氣樸遬人多逡巡不敢爲詩惟其不爲詩詩之所以存也其年乃獨於揚波導沸之中傑然以古作者自命豈不異哉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然則風雅之道又未嘗不在吳越也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己卯與舍人論詩金陵自以爲盡意無復遺恨由今思之猶有

不得起二君於九原者幸其年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夫詩之爲道格調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韻欲閒遠骨采欲蒼堅波瀾欲頓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澤章法欲清空一氣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讀萬卷豈易言清不破萬卷豈易言空哉侯子言未畢其年改容起曰二公固讀萬卷者也然則吾子所謂歎不得起之於九原者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因憶余與二君談肯秋浦吳次尾在坐黙不

精

含蓄妙

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年爲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二君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於余者十年此昔所以默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艮叉如三君者皆已死其年幸各爲識之以續八哀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之治亂與亡離合存沒莫不畢具豈僅僅一詠一吟足以盡風雅也嗚乎非其年其又誰知之

行文亦未甚鍊而論詩必不可廢 靜子

陽羨讌集序

壬辰過陽羨其邑之名賢莫不喜予之來而醵酒爲會以觴之飲竟分曹賦詩長吟短詠咸極其致蓋建安南皮之遺事也因憶己卯寓金陵其昔桐城方檢討曾爲讌集徵召同人今乃再見此舉且十五年矣檢討之零落殆不可問而一昔同事者若吳貴池之蹈刃而死李華亭之賫志以殁梅金吾棲遲于蘭若張修撰歸遯于海上風飄煙散畧已如斯而江山之根禾黍之

悲從可識矣嗚乎夫美酒十千遂詩見志更唱予焉和汝以留連而寫物此皆生逢太平安樂無事者之所爲也諸君乃能于兵燹之後收拾點綴余又適幸與其間醉顏欲酡木葉微脫豈復知此身在異鄉哉昔王茂弘過江宴新亭坐中有淚下者茂弘正色曰何至作楚囚相對論者邪之然其後因循以爲樂郊高者躭勝于蘭亭下乃荒酒于桃葉庾清鮑俊抑且徒然若夫西湖賞眺遂至直作汴州益復不足道然則於

亭之泣蓋終（一篇警策處）愈于子夜之歌也嗚乎今之江左視昔日又何如諸君而繹余言其尚亦當吟而輟當醉而醒也哉

看其寓意自爾不同　靜子

陳緯雲文序

緯雲之文嬌秀高騫吞吐出沒如夏雲多奇如秋日山陰道上煙嵐萬狀余雖欲執一體以定之不能也文章不歷變不工緯雲月夜讀古人書神而明之變豈可窮然吾聞蜣蜋變而蟬鳴𪅃變而飛此變之善者也龍𧮫變而𦢊人感變而蚺虎此變之不善者也夫文豈有不變亦顧其變之何如耳吾願緯雲之審求之也吾曩序緯雲之兄其年之文其年年十七今更十餘年

而序緯雲之文緯雲亦年十七何陳氏之少而多奇也雖然余幸數見陳氏之少而余且老矣緯雲若鑒余之蹉跎而因而求之于其年之精進緯雲葢可畏也哉

妙轉 即收閔合有情

尺幅中轉變不窮昌黎之最勝者 恭士

贈陳郎序

陳郎者余幼婿也名宗石字曰子萬先是余與其父定生處士同學金陵又前則余祖與其祖少保公同年同官御史同論朱相賡李相廷機而余父亦與少保公先後同朝同救大司寇王紀同爭紅丸同忤魏璫忠賢同削官方余之與處士同學也皖人阮大鋮者有宿憾後六年甲申大鋮賁緣官兵部尚書興黨人獄或謂兩人盍曲謝皖人余與定生笑不應忽一日緹校捕

定生去余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而爲求援於練司馬公定生得免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阿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昔若定生合既就逮定生爲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槩槩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一段寫出陳君身分）幼女妻我季子余妻遂與陳夫人置盃酒定約去是昔余女方三歲□郎方二歲爾其後解□

里余居梁園定生居陽羨不相聞又五年定生寓書余曰宗石已能讀書解世事甚念翁來又寓書復以爲言余方侍老父疾束裝罷者再壬辰冬始抵陽羨與定生慰問畢陳郎出揖從容如成人就坐則雄談驚其坐客余大喜素不能飲酒是日盡數巵陳郎今年十歲距余與定生別昔蓋八年矣嗚乎人生可惜凡所謂百年者皆妄也或以兵死或以水火死或以盜賊死或以患難死即幸無是數者而昔賢所謂七日

不汗亦能死人然則人生壯且盛者不過三四十年耳而余與定生忽忽已閱其八豈不痛哉顧向皆欲殺吾兩人者安在而吾兩人猶各留面目相見不可謂不幸也因酒酣撫陳郎背而告之曰郎名宗石字子萬取萬石君之義也郎之祖若父皆爲世達人有家法諸昆羣從奕奕競出又畢萬之後必昌吾以郎之祖若父卜之矣然吾聞陳之姓望惟太丘爲最而昔人論之曰公慚卿卿慚長今以處士之隱德無慚少保

願郎他日亦無愧處士可也吾向見郎郎在襁褓今已能進而向學郎使我每見必有所進後其何愧之有

生死骨肉情見乎辭文之真者自不同　恭士

王彤生詩序

義興蓋有周孝侯云千載馮乎其遺事國士之風如見今生其地者輒不然嗚乎世變不古何其甚也然則生今之世而能不變乎其俗其人之大槩亦可睹矣有王孝廉彤生者誠以樸侃爽以血豪宕而慈淡少年多讀書卓有匡濟之畧每與余談娓娓不倦余向者遊澄江之館偶見彤生詩輒心儀之今則見彤生之人也已彤生一日贈余詩數百言其卒章曰與君刺刺語

不休翻使中原傷我懷嗚乎胡爲也哉昔人如（妙在只一有）劉琨溫嶠皆以匡濟爲志不必有意爲詩而詩卒以傳蓋當吾世而憂時憫俗託物見志非徒求之聲詠而已意者形生今日亦有所感耶夫昔人制行立言各自一事不必兼顧人不逮其（上語）言無論已即使言不逮其人而苟得其誠以樸（已隱隱寫出詩中佳境）伉爽以直豪宕而感激已不失孝侯國士之風而况形生爲詩又必感遇而進而求之三者之間安在不與其人相合也然則形生固生孝侯

之罣而傳温劉之詩者也義與即爲變古豈遂

無人哉

不深言詩只就其人上摹冩感歎一番又自

一調　恭士

辟疆園集序

江南藏書之富莫過於常熟錢宗伯家次則錫山顧氏常熟甲申後自上都歸忽不戒於火生平蓄積悉爲灰燼錫山遂獨以其書雄嗚乎書之託其人也殆有神明焉苟藏之且不可而况於著聊錫山故能著書者也余與交者幾二十年每見其心力所注無不盡之於書其先人遺者僅二百卷而後所收乃逾萬卷其著述則自辟疆園選應制文行於天下而日本朝鮮交趾

辰韓之屬無不購傳之其盛如此乃錫山猶若有不足者一旦出其爲詩古文以示余曰生平殫思苦學盡在於是世人向皆非眞知我幸子爲敘之余竊歎其神於法合調以氣舉蓋自永叔子美而後而此種詩文之不傳也百千年矣錫山又授余以所註工部詩箋及訂宋以來諸名家文始知其寢食源流悉本歐杜而余言適與之符也夫文之疎密濃澹各有程度尺寸不踰乃爲宗工矯而論之則與其密寧疎與其濃

寧澹詩旨亦然要自有說存焉而非生澁枯寂之謂也嘗聞三家之市有延上客者宵旦經營妻孥詬誶及出而盤餐肴核殊無下箸非其誠不足而力有所絀也更與過衛尉之金谷太傅之別墅則水陸畢陳不禁朶頤而前厭飫而退矣然則操觚之家有口吟一卷書而欲著述于

藏書不富豈可著書甚其難如此

萬人見胸中不悉耳目聞事而妄意希身後名豈不重爲錫山所笑哉

文情獨得極澹永之致　靜子